

北平沦陷时期的春节生活记录

董毅出身于一个旧官僚家庭，原籍福建，随父母在北平居住。1938年9月，董毅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，毕业后到伪联合准备银行(简称“联银”)做事。

董毅有记日记的习惯，北平沦陷后，饱尝外寇奴役、社会动荡之苦的他，在日记中记录了其个人经历、家庭生活、人情往来以及不甘为亡国奴的心路历程，其中1939年、1940年、1941年、1942年、1943年的日记完整记录了当时春节期间的活动，反映了日伪统治时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、社会心理和风俗礼节。

1939年：看电影过年

董毅父亲董元亮曾任浙江劝业道、奉天财政厅厅长等职，是清末民初的诗人，与许多文人墨客、政界名流都有往来。董元亮有六个子女，原配夫人早逝，生有一子一女；后纳妾张令华，育有三子一女，分别为董毅、董刚、董恭和董淑瑶。

据董毅日记记载，1939年2月18日是除夕，当天早上家里就开始忙碌了，先是挂画，“又这个又那个的也不知道干了多少零碎事”。董家是老派家庭，过年过节自然有很多规矩，但家里有仆人的猪肉、肝、肚子，一大锅白菜汤，

已什么正经事都没有做”，于是便到平安电影院看电影去了。电影叫《苏伊士运河》(当时译作《苏黎世运河》)，是一部美国片子，1938年10月在美上映，几个月后便传播到了中国。看完电影后，董毅在街上买了许多东西，回家后“上供，拜祖先，又辞岁，照规矩表演一番”，这一年的除夕便结束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两个仆人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“像过年的样子”。亲朋好友来家里拜年，第一个来的是“斌和她母亲”，斌是董毅的初恋女友，但斌称呼董毅“表叔”，两人交往遭到家人和舆论的反对，他们的感情几乎看不到未来。“老没露脸”的大哥(董毅同父异母的哥哥)也出来了，陪在父亲身边；董毅中学时的老师来给董父拜年，董毅与老师很久未见，相谈甚欢。

1939年春节，由于董元亮生病卧床，并且经常发病呕吐，节日期间一切从简，与以往相比，这个年过得有些冷清和单调。

1940-1942年春节：索然寡味

1940年春节，董家忙了半个月准备除夕的年夜饭，董毅记述甚详：“菜做得也差不多了，一大锅

两碗米粉面，两碗八宝饭，一碗炸酱，一碗栗子肉，一碗海参烧肉，一碗酸辣汤，这就是我们的年菜。”下午董毅看了会儿书，开始吃年糕，接着吃年夜饭。这是董元亮离世后的第一个除夕，董毅非常难过，“心里翻了底似的，于是也就吃不下东西去了”；饭后，董毅带着弟弟妹妹去西院上供。父亲去世后，董毅与大哥分了家，作为新家庭的顶梁柱，所有事情都要他出面奔波，甚至弟妹的家长也会由他出席——董毅代替父亲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1941年的春节，董毅过得索然寡味，因为斌已经与他分手，春节后就准备订婚了。除夕这天，佣人陈媪请了假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，董毅心中烦闷：“午饭又耗到一点多才吃上，还得自己洗碗，真烦。”午饭后，他独自跑到真光影院看电影《新月》，这是一部美国歌舞片，“不好看，只有几首新歌倒还可以听”。晚上董毅去西院上供，拜过祖宗又去拜父亲遗像，“心中另外一种悲感”。大哥大嫂都在家，“大家在一起拜又是一种风味”。

向大哥大嫂辞过岁回家，董毅记道：“今天晚饭分外丰富(‘分外’只是比我们日常所食而言)，大家也吃得肉足饭饱，饭后无事围蜡看书报。”当时日军加紧了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，北平民众生活日趋艰难，日伪推行粮食配给制度，后来华北出现大饥荒，粮食配给也不能保证，物价飙升。董毅没有收入，只有靠父亲留下的遗产和典当物品维持生计，年夜饭“分外丰富”背后的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按照老规矩，三年守孝期间不能到外人家拜年，1942年制满，董毅腊月就发出了二十多份拜年帖子，先生和同学都有。

物价比去年又贵了许多，年夜饭只做了六个菜，一家老小吃了团圆饭。第二天，董毅穿了新袍子，外出拜年。中午回家吃了饺子，

午后带了茶叶和糖果去女友刘淑英家。刘淑英是董毅的辅仁同学，大学四年级时相识，两人的交往得到双方家庭默许。到刘家后，董毅给刘淑英的父亲拜了年，然后到她屋谈笑，不知不觉到了下午六点多。刘淑英留董毅在家吃饭，他不好意思，告辞回家，走到菜市口，“还有警察检查行人”。

1943年：凄冷的节日

董毅的许多同学和朋友不甘日伪的监视和压迫，纷纷南下，女友刘淑英也去了西南大后方。由于家庭拖累，董毅无法离开，他需要挣钱养家，照顾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弟妹。大学毕业后，董毅四处托人求职，好不容易在联银当了个小职员。

1943年除夕这天，董毅照常上班，“(工作)今日较少，赶完才下午三时许”。此时日本人试图通过控制节日来削弱中国人的凝聚力，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的假期被严格限制，一般不放假或放假一天。

北平沦陷后期，日伪的掠夺达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，经济形势急剧恶化，物价飞涨，生活物资严重匮乏，老百姓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。董家属于社会中上层，父亲董元亮留下了一些遗产，董毅也有固定的薪水，但今年也难以以为继了。

董毅踏入社会后比以往成熟不少，对社会的认知也更为深刻了：“今年过年情形，不但是我家与往年不同，恐怕社会上大半人家皆与往年不同。”晚上散步，他观察到行人及购物者稀稀落落，“大不如往年热闹多多也”。

初一上午，董毅外出拜年，见街上车少人稀，“店铺只十分一二开门”，冷冷清清，一点也没有过年的样子。回家后望着女友的照片，董毅陷入了沉思：“她在遥远的地方，今日如何度过，又该十分想家了吧？去年今日我还去她家，而今年却相隔数千里了。”

据《团结报》 鲁文/文

“放肆”和押宝有关

说起“放肆”这个词的来历，与唐明皇和杨贵妃有关。

一日，唐明皇与杨贵妃玩掷色子赌输赢的游戏。杨贵妃首先掷出了一个双号的点数，大约是三个点或者两个四点的吧。轮到唐明皇时，他必须掷出两个四点，才能胜过杨贵妃或是打成平手。唐明皇在掷色子的过程中不停地喊：“重肆(即繁体四)！重肆！”结果真是四点。唐明皇龙颜大悦，觉得“肆”这个点数很神

奇，即令宦官高力士将色子上的“肆”点漆为红色。一时间，宫里的人在玩游戏时，都避讳和顾忌“肆”这个数，押宝时谁也不敢押“肆”点。

后来，皇宫里新增了一位妃子，她在与大家玩押宝游戏时，毫无顾忌地将赌资放在了“肆”上，于是有人大喊：“你敢放肆！”进行劝阻。渐渐地，“放肆”就成了“言行轻率、毫无顾忌”的代名词了。 据《西安晚报》 晋川/文

